



# 羽

Yu Bai  
shengsibuyu

生死  
不渝

沧海  
暮夜

作品

# 白

美籍华人作家

# 沧海 暮夜

华 美 巨 献

晋江文学城过万收藏  
千万读者含泪感动推荐

国内首席插画师倾情绘制封面  
【全新修订+最新番外】  
至臻典藏之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羽

YuBai  
shengsibuyu

生死  
不渝

沧海  
暮夜  
——作品——



白



CONTENTS  
目录

下册

|       |       |
|-------|-------|
| 第十七章  | / 001 |
| 第十八章  | / 019 |
| 第十九章  | / 037 |
| 第二十章  | / 055 |
| 第二十一章 | / 090 |
| 第二十二章 | / 109 |
| 第二十三章 | / 127 |
| 第二十四章 | / 145 |



CONTENTS

# 目录

下册

|         |     |
|---------|-----|
| 第二十五章 / | 155 |
| 第二十六章 / | 173 |
| 第二十七章 / | 191 |
| 第二十八章 / | 209 |
| 第二十九章 / | 228 |
| 第三十章 /  | 247 |
| 第三十一章 / | 265 |
| 第三十二章 / | 287 |
| 第三十三章 / | 304 |

## 第十七章

结束比试，冷枫收剑，回到几人的座位，看见夕墨和羽白对视说笑的样子，忽然感觉心里有一阵陌生而奇异的异样感。那时的他们都不曾预料到，命运的转轮，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缓缓转动，并将所有人，一步一步地推向他们的结局。

看了白天的比赛，蓝宁有一些斗法上的问题想要向冷枫请教，所以傍晚的时候，冷枫便在他们住的那间屋子的庭院中指导蓝宁。而羽白、夕墨，还有金焕，闲来无事，就在旁边围观。

“水至柔，故以柔而克刚。那日你与叶绒一战，最不该的就是以功法硬拼修为。”冷枫说。

“我也觉得，就以叶绒那种心智，随便激两句估计就会狂性大发，到时候再找破绽就结了。”羽白一边剥花生，一边插嘴说道。

夕墨、金焕和蓝宁，明显看见冷枫的眉心跳了一跳。

“水牢之术、水镜之术和水箭之术是你水系最基本的三个术法，宁儿，这三个术法你用来也最熟练省力，将这三个术法配合得完美无缺，是一切的基础。用水镜把眼睛闪瞎，然后用水牢困住，最后来个万箭穿心，不错。”羽白“咔吧”一声捏开一个核桃，然后说道。

本来冷枫不想理会，可是看见蓝宁竟然貌似在认真听着羽白的话，便忍不住开口道：“虽说斗法要讲究技巧，可终究不能全施与诡道，决定胜负的，终究还是扎实的修为。”

羽白撇撇嘴，最终没说什么，只是继续吃花生和核桃。



这时，之前送来纸笔的那个婢女又来到了几人的院子。这一次，她径直走到了夕墨的面前，屈膝行礼道：“夕公子，女王陛下有请。”

夕墨挑挑眉，然后温柔地一笑，笑得那婢女脸色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夕墨起身，柔声说道：“那么有劳姑娘带路了。”

那婢女羞得不好意思抬头，只把头埋得低低的，然后扭身往外走，带路。看到夕墨那模样，羽白忍不住有些反胃，嘀咕道：“随时随地都不忘卖笑。”

“你是羡慕人家有的可卖吧？”金焕说，“哪像你，卖完了还要跟人家温瞳道歉说你其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金不换你最近真是反了！”

“不过说起来，你跟冷枫也同样参加比试了，怎么白虎女王只请了夕墨？”

“说不定是看上夕墨了，想要招为夫婿呢！”羽白兴致勃勃。

“夕墨哥哥会是狐族下一任的族长，应该只会与其他几个族的大小姐联姻。”蓝宁说。

“这样说来，宁儿你是目前看来最合适夕墨的。”羽白托着下巴说，“宁儿，跟飞扬哥哥说说，为何不想嫁给你夕墨哥哥？”

如果不是实在不习惯，蓝宁真的很想像金焕那样翻个白眼丢给羽白。就在蓝宁努力保持神色平静的时候，羽白又说：“而且看起来你跟冷枫也是青梅竹马，宁儿居然也不想嫁给冷枫……”

羽白一笑，说：“难不成两人都有什么隐疾？”

“羽白！”冷枫冷着脸低声喊。

羽白已经对冷枫的冷脸视而不见了，继续看着蓝宁。而蓝宁的脸色已经如同冷枫一样冷了下来。

羽白见了，一捂脸，说：“宁儿，别！千万别学冷枫，这副明明羞涩得要死却偏偏要装得冷硬的模样，只会让人想要继续蹂躏。”

“说起来……”金焕也侧过身看着蓝宁，说，“我算明白为什么你总是喜欢逗弄冷枫了。”

“羽白！”冰凌已经在冷枫的手心聚集，他努力控制自己想要殴打这

个该死的女人的欲望。

“这是怎么了？”夕墨的声音传来，众人转头看去，见到夕墨正迈过门槛，走进庭院。

“没什么。”泠枫沉着声音说。

“哎，你见到白虎族女王了吗？”羽白问。

“是不是如同传说中一样美艳啊？”金焕问。

“可是提到了水灵珠的事情？”泠枫问。

“明日女王可会到场观战？”蓝宁问。

夕墨没有回答任何一个人，只是走到了之前他的位置坐下，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接着一饮而尽。这时，几人才发现总是浑身清爽的夕墨竟然满头大汗。

“你怎么了？”泠枫皱眉问道。

“看你这虚弱的模样，总不会是被采补了吧？”羽白也凑过来问。

泠枫瞪了羽白一样，可接着夕墨却苦笑了下，说：“险些……”

“什么？”羽白和金焕两人大声说道。

“我自出生便开了灵慧，也自诩心志坚定，即便是修为暂时比不上族里的一些老前辈，可在心性上却对自己还有些信心。”夕墨揉了揉眉心说，“可是刚刚在宫殿当中，我仅仅只是隔着帘子看到了白虎女王的身影，听到了她的声音，就……”

“就被迷惑了？”羽白瞪大眼睛，问。

“是。”夕墨点点头说，“短短一盏茶的时间，为了抵抗那声音的诱惑，我用了大半的灵气。”

“那你最后没有……吧？”金焕自认为没有羽白那么不要脸，所以很好心地省略了最终的那个词。

“那倒没有。”夕墨一笑，不知道为何，这一笑竟然让金焕几人听出了些许冷厉的意味。

“见我平静下来，她问了我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就让我离开了。”夕墨说。

“看来她也没什么歹意，只希望此行我们能顺利拿到水灵珠。”蓝宁

说道。

“难说那个一万多岁的老妖婆打的什么主意。”金焕说，“还是得小心些，不能着了道儿。”

“一族首领竟然以媚术惑人，真是不堪。”泠枫说。

听到泠枫的话，夕墨几人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以媚术为看家本领的羽白，却发现自夕墨说话以来，她就一直沉默不语。泠枫看着羽白凝重的神色，忽然觉得有些不自在。

“飞扬，你怎么了？”金焕问。

“没什么。”羽白抬头回答，可是脸上仍然若有所思。

“到底怎么了？”金焕抬腿，一脚踢过去，说，“你都把‘有什么不对’写在脸上了！”

“我只是忽然想起来，这些来贺寿的人，有好多年纪都不小了，族中也每年都遣他们过来，最多的也有三千年了，你们可曾听谁提起过，有谁见过白虎女王吗？”羽白问。

几人一怔。这几天，喜欢交际的金焕已经几乎把参赛的人都认全了，其中也不乏称兄道弟的。确实如同羽白所说，似乎没人见过白虎女王，也没人提起过女王的相貌。

“这又如何？”泠枫问。

“我在想，是不是并非她不想见，而是她不能见？”羽白想了想，说，“若是她不能见，那么是否跟她的媚术有关？”

“她真的修习了媚术？不是媚骨天成？”金焕问。

“自然是修习了媚术。”羽白白了金焕一眼道，“不然按照夕墨的修为怎么可能只因为一个声音就动摇了心神？”

“飞扬，你的意思是，她控制不了自己的媚术，所以才不见人？”夕墨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景，然后问道。

“是的。”羽白点头，“仅以其声即可媚人于无形，这是我羽族媚术第六重的要求。”

“等等，四海九州之上，还有哪些族有祖传的媚术？”金焕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羽白看看夕墨，然后说：“小打小闹的媚术，蝶族、鼬族、蛟族都有，至多能迷惑一下没有修为的凡人。可若是要达到白虎女王这种程度，却唯我羽族媚术才能实现。”

“所以你觉得白虎女王修炼的是羽族的媚术？”蓝宁问。

“……”羽白仍然皱着眉，没有说话。

“飞扬，我记得几百年前你的媚术就已经到了六重，现在已经九重了，可我为何从没感到你的声音魅惑过？”

“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每个修炼媚术的羽族女儿，在入门的时候，第一需要注意的便是收发自如，唯有收发自如，才可进入下一级别的修炼。”羽白说，“可是白虎女王却好像完全没法控制媚术一样。”

“是走火入魔了？”泠枫问。

“媚术也不是什么很难的功法，比火系法术都要简单，怎么可能会走火入魔。”羽白翻了个白眼说，“所以我才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几乎可以确定白虎女王修炼的是我族的媚术，却并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态。”

“也许是你想多了。”金焕摇了摇扇子说，“说不定就是白虎女王看上了夕墨少年英俊，想要一亲芳泽呢？”

“下流！”羽白瞪了金焕一眼，说，“不过这也有是有可能的，哎，不想那么多了，反正咱们又不需要跟白虎女王打斗，明天还有两场比赛，睡觉去了！”

金焕和蓝宁也回了房间，泠枫去打坐，一时间，庭院中只剩下夕墨一人。其实还有一件事夕墨并没有同四人说起，不是想要隐瞒，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那声音，那音调，那声色，与梦中那个小姑娘一模一样！

“玄峥！”小姑娘拦住男子，一脸倔强。

“怎么？”男人手中端着一碗药，正要向一间房子走去。

“那个半死不活的女人有什么好的？！”小姑娘抬头说，“这都多少天了她还不起，肯定是要死了。”

男人对她视而不见，只是注意着手中的药，然后绕过她，继续向房间走去。

“是不是我变得像那个女人一样漂亮你就会对我好了？”小姑娘问。

玄峥的脚步微顿，冷笑一声，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第二天的比试仍旧没什么悬念，羽白、夕墨、冷枫三人几乎可以称得上轻松地打败了两队的对手，只等着明日进行决赛。而羽白这一队也火了起来，在场上还剩下十六个队伍的时候，那些被淘汰的妖精就自发设起了赌局，每次都会押胜负，而羽白一队的赔率也一路从高飙到底。

“真是没意思，现在押我们都没多少好赚了。”羽白提着一袋银子回来，意兴阑珊地说。

“我早说过，之前的几局让你们假装打得艰难一些，这样赔率才能高一些。”金焕正在给蓝宁、夕墨、冷枫，展示自己的本命法宝，羽白看见金焕祭出他那三枚金币，然后手势一动，金币飞至几人的上方，然后再一动，那三枚金币一下子变成成千上万个，然后纷纷掉落在几人的周围。明明是金币，蓝宁伸手触及，却发现那些金币如同花瓣一样轻盈，又好像雪花一样，落在手心之后消失不见。

几人被笼罩在这漫天金色雨中，若是忽略这金色雨实际是金币的话……倒也是一幅美景，羽白闭上眼睛，如是想着。

“也是一番美景。”蓝宁又接了一枚金币，然后微微勾起了嘴角，算是笑了。

面对冷枫的冷脸和夕墨微微有些惊讶的表情，羽白真的觉得，她跟金焕把七尾的大小姐带坏了。

“是不是只要再赢了明日的比赛，我们就可以得到水灵珠了？”此时金币雨已经散去了，蓝宁转过头，问。

“是。”羽白回答道，“不过我刚刚去看了明日对手的最后比赛，看着也有点儿本事。”

“是哪一族？”冷枫问。

“好像是铁狼。”羽白说，“他们似乎金系法术用得很好，而且出手狠辣。”

跟羽白他们点到即止的比试不一样，那群狼的打法十分血腥，若是对手实力高强一些，还能全须全尾地下台，若是弱一些，就要被人抬下去了。



“那又如何，飞扬会怕吗？”夕墨问。

“怕倒不怕，只是若他们一定要打到鲜血飞溅，要躲开很麻烦的。”羽白看着身上茶白的真丝长袍，皱了皱鼻子。

“谁叫你非要穿浅色的，不是牙白就是茶白，像夕墨那样穿皂色的，血溅到身上不就看不出来了？”金焕说。

“也行。”羽白想了想说，“娘亲曾经说过，‘要想俏，一身皂’，我还从来没尝试过。”明明现在应该探讨对敌的策略的，可是话题却已经偏到了穿怎么样的衣服更加好看……蓝宁看着神色一片平静的冷枫，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淡定了。于是，蓝宁也开口说：“飞扬清俊风雅，也会很适合艾绿色和月白色。”

“啪！”看着蓝宁跟羽白、金焕他们聊得开心，冷枫几乎把杯子捏碎了。

“不需要担心。”夕墨的声音传来。

“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即使是面对好友，冷枫依旧没什么好的脸色。

“若是可以，我宁愿能像飞扬和金焕这样活着。”夕墨嘴角带着一抹无可奈何的笑容，“可惜我们都不行。”

“即使不是我们两人，宁儿依旧要面对联姻。羽白和金焕能够如此肆意妄为，是因为有他们的爹，可是宁儿没有。继续让宁儿这样下去，未必会让她以后更加快乐。”冷枫道。

“未来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枫。”夕墨看着天边的云霞，漫不经心地说，“或许某日我会放弃狐主的身份，真真正正地去闯荡这九州和四海。”

“你会吗？”冷枫的目光蓦地锐利起来。

“呵呵，谁知道呢？”夕墨想起来梦境中几人流浪时的那种畅快，说道。

第二天，当羽白推开门走出房间时，已经在庭院的四个人都看着羽白，愣住了。

自从认识羽白开始，她总是穿着浅色的衣衫，至多也只是青色的衣衫，可是今日，羽白却是一身玄色的衣袍，头发也不似往日那样随意披散着，而是高高地以金冠束起，看起来一丝不苟。

这时蓝宁才发现，羽白居然没了往日的嬉皮笑脸，隐隐地，还多了些威严。那种感觉，年轻一辈中，蓝宁只在夕墨和冷枫的身上看到过。

就在这时，羽白摇开手中的折扇，用冷枫特有的淡漠高傲的声音说：“可以走了。”

“哦哦……好。”金焕应声。

“哈哈，金不换你真应该看看你的样子，是不是被本公子的霸气震动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哈哈哈哈哈！”羽白忽然仰头大笑。

蓝宁绝对不会承认，在刚刚的那一瞬间，她确实用“威严”和“霸气”来形容羽白了。她头痛地跟上冷枫和夕墨的脚步，不忍心再看羽白一眼。

擂台上，第一个出战的依旧是羽白。变了装束的羽白今天显得格外俊俏，台下有些女妖甚至明着流露出倾慕之色。虽说没有狐族武试时那般大胆，却也依旧让人一目了然。

“呸，老子的对手居然是你这个小白脸娘娘腔！”羽白今日的对手是一个大汉，他脱下上衣围在腰间，胸前有浓密的黑毛，络腮胡子也长了满脸，看起来壮硕有力。羽白刚走上擂台，那大汉就吐了一口口水，满脸不屑。

羽白拔剑的动作停住了。

“哈哈。”这回轮到台下的金焕笑了。

“笑什么？”冷枫问。

“我笑飞扬居然现在还装得一副高贵冷艳的模样。”金焕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道，“她现在肯定恨得牙根直痒痒，偏偏又逞强要装得淡定，真是难为她了。”

想起今晨羽白那嚣张的模样，就连冷枫都忍不住有了笑意。

“叫冷枫或者夕墨上来，你小子不行。”大汉说。

冷枫和夕墨的比试风格，都是简单粗暴的直接秒杀，而羽白却不然。她来了兴致，会只用三四成修为，在场上好好同对手周旋一番，遇到她讨厌的，也会戏弄一下。虽然没有像狐族武试时那样荒唐，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打，所以看起来，羽白的实力较冷枫和夕墨差之甚远。

那大汉说完，羽白直接将剑收了回去。金焕目色一凝。

“哈哈，知道怕了就滚回去……你这是做什么？”羽白并没有露出什么惊恐或恼怒的神色，而是伸出手，手掌向上，几个火星在羽白手掌上跳跃。



“你是火系的？”大汉一惊，随即嗤笑，“怎么，觉得火克金，就打算用你半吊子的火系法术对付我？”

“说起来，我还从未见过飞扬用过他们三尾的本命法术。”夕墨看着羽白手掌心那几个可怜兮兮的火星，说道，“你们可曾见过？”

“见过。”金焕看着羽白，缓缓地点头，然后在蓝宁三人的注视下转过头来，一字一句地说，“那是飞扬生来就会的术法。”

羽白没有在意掌心的小火星，歪着头说：“我从没吃过狼肉，不过想来不怎么样，要是能把毛褪干净，我还能考虑一下。”

清俊的脸，冷傲的表情，平静的语气，挑衅的话。

那大块头哪受过这样的侮辱，当下气急，抬手向羽白攻去。羽白掌心的火花瞬间变了个样子，如同钢针一样飞速向大汉双目刺去！

那大汉一个后滚翻，急急地躲过，然后站起身，第一次正视起羽白来。他的嘴角咧出一个血腥的笑容，双手结印，羽白脚下立刻长出一个又一个又细又尖的金刺！

“啊！”蓝宁捂嘴惊呼。

羽白却已经在金刺长出前飞跃起身，然后双手展开，两团更大一些的火焰出现在两手上，羽白双手一挥，两团火猛地撞在一起，然后碎成了成千上万个小火团，从天降落。

羽白依旧停在空中，在漫天火雨中，神色肃然。

“嗯……”夕墨忽然感到头部一阵疼痛。冷枫几人专注于比赛，没有发现夕墨的异状。

夕墨闭上眼睛，眼前似乎影影绰绰的，出现了一个披着墨色华丽衣衫的女子，背后是满天的星火，那些星星大小的火团却有着让夕墨难以言喻的压迫力，让他喘不过气来。那女子面色冰冷，神态凛然，对着面前的人说：“想要动玄峥，总要问过我颜清！”

问过我颜清！

颜清！

夕墨猛地睁开眼睛。

他想，他知道那个被玄峥抱在怀中的白衣女子是谁了。

台上，那大汉本来并没有把羽白那堪称花哨的招式放在眼里，可是随着火团落地，金刺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那大汉的脸色开始泛青。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羽白。他活了几千年就修了这金术，为何在这个小白脸的火下，竟脆弱得像凡铁一样？

这还不算，待熔尽了大汉的金刺，那些火焰依旧如同有生命一样，围着那大汉形成了一个圈。羽白抬手，霎时间，火焰一下子涨了三丈高！

“你要干什么？”那大汉再没有之前的嚣张模样，满脸的惊恐，而下一刻，台下的人已经看不见大汉了，只能听见他惊恐的叫声。

只有被围在火焰中，才真正感受到这火焰的力量有多么吓人。那一瞬间，他连御风飞行都忘记了。

在火焰外围的羽白依旧面无表情，手掌缓缓握拳，那火墙也随着羽白的动作缓缓收拢，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啊……啊啊啊啊！饶命！饶命啊好汉！我服了我服了！”大汉在火墙内惊慌失措地喊着。

羽白却不为所动，依旧缓缓地收拢这火墙。直到一股子尿骚味传遍了整个擂台和观众席……

羽白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松开手，火焰瞬时熄灭。那铁狼精颤颤巍巍地站在台上，身上没有伤到半分，两腿之间的裤子上却一片湿润……

“这样烤熟了，想来也不会好吃。”羽白不无遗憾地摇摇头，嫌弃地看了一眼大汉，然后转身走下擂台，此时她已无之前冷肃的模样，分明是一个翩翩公子。

嗯，还是一个有着恶趣味的翩翩公子。

冷枫和夕墨依旧简单粗暴地结束了之后的两场比赛，所以他们三人毫无争议地成了第一名。

几个白虎族的长老这时出现，引着羽白三人还有金焕和蓝宁向山上的宫殿走。而其余白虎族人则同其他族的人谈宝蓝泉水和赤金泉水的买卖。

羽白来的第一天就仔细研究过盆地的护山大阵，这整个盆地所有的房屋全都受这护山大阵的控制，只除了山腰的那一个宫殿。毫无疑问，女王



就应该在那里了。若不是不想节外生枝，羽白肯定第一夜就去偷窥一下女王洗澡。

“这一次应该能够见到白虎女王了，也不知道是否媚骨天成。”金焕传音给羽白。

“我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劳什子的地方，最讨厌湿漉漉的感觉了。”羽白皱着鼻子回答。

“哈哈，那你刚刚还用火系的功法？”金焕嘲笑道。

“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提前热身一下。”羽白白了金焕一眼说，“只要一想到她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的媚术，我就不由自主地为你们三个公狐狸感到担心。”

羽白的声音凉凉地在脑海中响起，配上羽白幸灾乐祸的目光，金焕只感觉心口一凉。

“不过我猜白虎女王也未必看得上你，前面有两个‘沧海’呢，估计到了你这里，就‘难为水’了。”也许是金焕的脸色变得太快，羽白想了想，好心地安慰了他一下。

“你才难为水！我也是正正经经的‘沧海’！”金焕忍不住怒吼出声。话刚出口，金焕顿觉失态。

这句话不是传音，而是真真切切的怒吼。夕墨、冷枫、蓝宁还有两位长老一同停下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羽白在一边忍笑到肚子痛。

女王的宫殿并不如想象中那样豪华，尽管是红墙碧瓦，可是自踏入大门，看到的就是回廊中重重叠叠的黑色轻纱，随着人走动或者风鼓起又落下。

“这个女王到底是有多喜欢黑色啊？”羽白继续传音金焕。不过，经过刚才那件事，金焕是无论如何都不再开口了。

最后，几人终于跟着白虎族的那两个老头儿来到了正殿。几乎每隔几段台阶就会有一重黑色轻纱，一直到王座。若不是凭着气息，羽白几人的视线根本没法透过一层层的黑纱知道此刻王座上就坐着人。他们跟着白虎族的两个老头儿行过礼后，都觉得有些紧张，不知今日是否能够顺利拿到水灵珠离开。此刻白虎族的人已经尽数退下，大殿上只余他们几个人和王座上的女王。

“能如此轻松取胜，几位定是当世之英豪。”女王的声音透过层层纱传进几人的耳中。

金焕只觉得这声音仿若一根羽毛，轻轻扫过他的胸口和心房，在那一瞬间，他有种想要冲过去一窥女王真面目的欲望。就连蓝宁，也觉得这声音轻柔悦耳，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唯有功力高深的夕墨和冷枫，在一瞬间的恍惚过后，迅速地冷静了下来。两人对视一眼，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些许沉重。夕墨知道，今日因为距离甚远，女王的声音给他们的影响并不如昨日那般大，他不知道若是她真的站到他们面前，金焕和冷枫……甚至他，会不会丑态毕现。

正如此想着，几人似乎听到了细小的声音，然后，那声音越变越大，轻纱被一层一层地拉开，女王也一步一步走下台阶，她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一直到……最后一重帘扬起。

金焕只觉得他似乎忘记了怎么去呼吸。

女王的皮肤如玉一样莹白透明，眉眼的轮廓深刻，眼尾向上挑起，樱唇小而厚，让人直想吻上去。她的身上，只披着一层薄薄的纱，纱上绣着复杂美丽的花纹，而纱内……则什么都没有。

“咕咚！”不知是谁吞口水的声音。

听到声音，女王瞥向金焕，似乎被取悦了一般，勾唇而笑。

金焕发誓，这一刻就算是叫他杀了羽白去讨女王欢心，他都是愿意的。不只是金焕，就连其他人也都抵挡不了这如洪水般强大的魅惑力，呆愣地看着白虎女王。

“墨郎……”女王涂着丹蔻的手指抚上了夕墨的脸颊，半倚在夕墨身上，抬起头，脸上带着少女般的羞涩，“墨郎前日为何要运功抵挡本王对你的吸引？今日不还是要死心塌地地爱上本王？”

夕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虎女王，喉结上下一动。女王似乎很是满意夕墨的反应，于是放开了夕墨，转而看向冷枫。

“哎哟，这位也是个俊俏的儿郎呢，本王也喜欢。”女王伸出手指，抬起冷枫的下巴说道。

回应女王的，是冷枫痴迷的目光。



“那我呢？”金焕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女王看向金焕，打量了一番，语调扬起，“本王喜欢强壮的男子。”

说完，她又看看羽白，说：“或者是能逗本王开心的男人。”她又转回了夕墨的身前，拉住了夕墨的衣领，伸出手，贴着夕墨的皮肤，将一枚蓝色的珠子塞进了他衣襟的内袋。那之后，她也没有拿出自己的手，而是仍旧贴着夕墨的前胸，将手一寸、一寸下移。下一刻，夕墨的腰带被解开，整个衣袍都敞开了来。

“这水灵珠自然是要给你的。”女王贴近夕墨，将红唇凑到了他的耳边，轻声说，“就当作为你的度夜之资。”

说完，她伸手，将松垮地挂在夕墨身上的衣袍脱下……

“你要是打算现场把夕墨怎么着，本少爷口味还真没有那么重！”羽白那清亮却带着调侃的声音如同钟声一般响彻整个大殿。

瞬间，夕墨和冷枫的脑中仿佛一下子被打散了迷雾一般，眼睛也不再是痴迷和迷蒙，瞬间清醒了过来。蓝宁因为同为女性，受到的冲击最小，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夕墨、冷枫，你们这人情可欠得大了，本少爷今天可挽回了你们的名声！”羽白看着恢复清醒的夕墨和冷枫，看到两人尤其是冷枫眼中的屈辱，笑着说道。

金焕眼中迷恋的神色不减，羽白不由得翻了个白眼，直接上前抽了金焕两个巴掌。

“嗷嗷嗷，飞扬你下手要不要这样狠毒！”金焕捂着已经开始红肿的脸颊痛叫着。

“啪！啪！”冷枫已经连甩了自己两个耳光，那声音让几人听着都觉得痛。

“这！怎么可能！没有人能在本王的神功之下清醒过来！”白虎女王看着羽白，不可置信地说。

“把媚术练成了采阳补阴的妖术，还好意思自称神功……女王陛下，您的启蒙术难道是厨子教的吗？”羽白挑眉，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